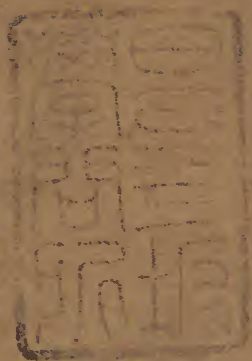


三魚堂文集

附錄 十之十二



記墓表墓誌銘
祝父祭父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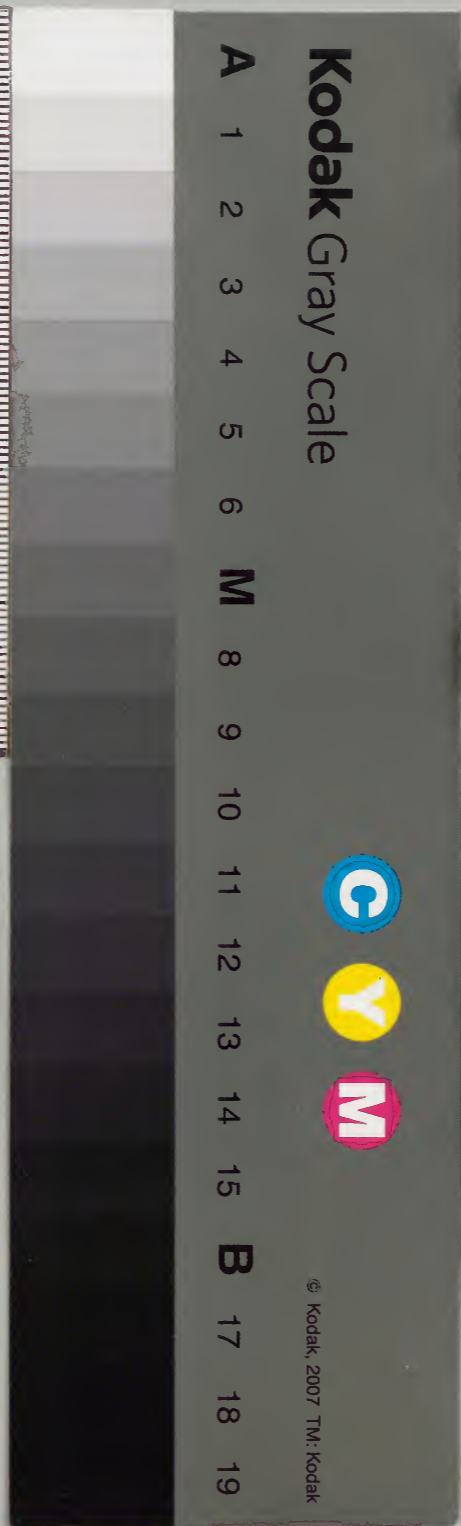
續記傳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內閣文庫	
漢	二七四
函	三四
架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44
冊數	8 (5)
函號	314 117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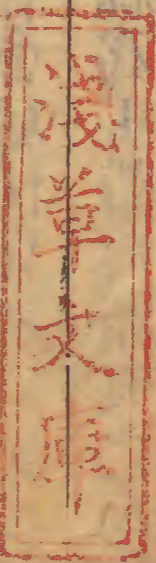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康熙甲子有詔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圖并經道命事
 李公分查保定真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
 道朱公分查順天永平河間三府之地既徧乃合而
 為圖以上隴其備員俗吏得縱觀焉蓋畿輔之水惟
 永平之灣淪諸河自入海其餘皆歸於衛白二河以
 入海衛發源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泉流經直

隸濬縣滑縣內黃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爲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潞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衛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衛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衛真定之水如滋如派如澍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會於任丘縣趙北口之四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爲玉帶河順天之水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滹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滹沱

河在真定府城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

鴈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遶真定府城南屬滹沱

州東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

間獻縣爲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支河縣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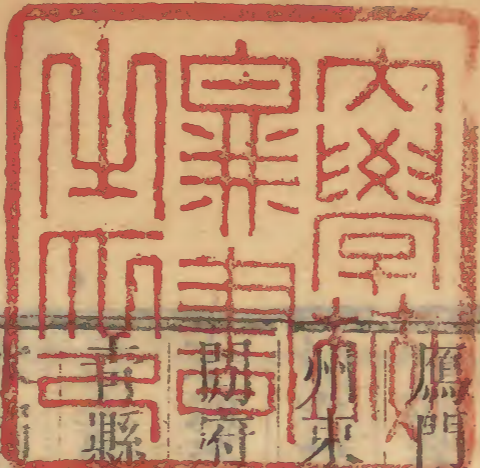
青縣岔河口入衛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清濁二

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爲山清漳發

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德府武

安縣交漳口合流至磁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真隸

廣平府盛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



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陽河在廣平南五里發源河南彰德府滋州神農山流至邯鄲縣會渚沁二水由永年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受水之處在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禹貢所謂大陸既作者是也趙北口之四角河在任丘縣西北五十七里一接高陽河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趙北口由柴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

東流會渾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淀慈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爾淀總匯三角淀歸白河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卽猪龍河至雄縣名高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河猪龍河在新安縣南十六里上流卽布裏河至新安名猪龍河布裏河在高陽縣東二十里上流卽楊村河至高陽名布裏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里上流卽滋沙澗三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名蟾河至蠡縣名楊村河滋水在真定府城東北三十里發源山西

大同府靈丘縣枚回山流經直隸靈壽行唐真定藁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口合滋沙二水沙水卽派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樂定州以至祁州三岔口與滋滋二水合流滋水卽唐河在唐縣西南二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流入倒馬關經直隸唐縣西南過完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滋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城北入滋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十

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陽渡係決易沙三河會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子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涑水卽拒馬河在涑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荆關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滹河一南流涑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卽適

攔河在涑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興爲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卽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名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經直隸昌州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縣爲大冊河至安肅爲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達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雹水爲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卽雹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卽

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山西天鎮衛流入直隸宣府鎮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礮山堡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蘆溝橋俗曰渾河達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遶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干流萬派而衛白二河其綱也入衛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水渾河及趙北口之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迹言之在畿輔者有澤水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五
有大陸有九河有衡漳有恆衛大伾山在濬縣東南
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卽任縣鉅鹿隆平寧
晉之大陸衡漳卽合滏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
西七十里俗名橫河發源恆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
潞水或以爲卽派河者非也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
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衛輝之衛九河濟水
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
名響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恆濬縣滑縣東明
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
下達河閒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塞宣房
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
都渤海入海正統開河決陽武循響子口故道東州
抵濮州張秋入海弘治二年決封丘荆隆口漫子長
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在滑縣
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
海遮害亭在濬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
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廟堂之上因是而講求
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

民利則是圖之所係豈淺鮮哉

宋曹氏墓碑記

靈壽人物著於史策者莫如燕昌國君樂毅宋濟陽武惠王曹彬其功業烜赫固不待言至如昌國報燕惠王書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武惠平南唐歸奏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怨不伐雖儒者白首居敬窮理之功有未能到是者是豈尋常將帥所能企其萬一哉余謂兩賢天資固不同當日必有得於師友講論薰陶之益者惜其淵源不可考矣及承

乏茲土得盤桓於二公桑梓之地不勝高山景行之思閒嘗問其遺老冀得其遺跡而昌國君墳墓里居已無復有知之者獨縣北朱樂村南相傳有曹氏塚亦未知其爲武惠歟抑武惠之上世若子孫歟寧晉亦有曹氏墓與此孰先孰後皆不可知余親造朱樂村徘徊其域則蕭然一平衍漫無丘隴計地廣二十步縱二十二步東去松水百五步南去朱樂村百四十步片石偶立者四皆刻其上竅其中意必塋坊夾柱之石而規制粗陋似非勳戚家所用疑是後人表

識之物蓋曹氏當靖康之末子孫多從高宗南渡無
復在北者又歷經金元用兵之際故至今纔七百年
而若存若泯至於斯歟抑當時武惠謙恭不伐其規
制本不甚弘壯故易就湮沒歟余以語傳維嚮曰武
惠之跡在靈壽者僅此一塊土豈可使當我世而湮
沒耶傳君曰吾邑西阜安村有韓太保墓者無碑誌
可稽無封樹可識特元末東平趙哲有韓太保墓碑
數百年來遂指爲韓忠獻億不知韓氏遷雍丘之後
果還葬靈壽耶或其先世贈官有至太保者耶忠獻

第六子纘以太子太保致仕或令纘留守祖墓不隨
遷者耶前人好附會而後人輕信聽未可知也余嘗
氏墓亦在疑信離合之間弗傳疑焉懼又如韓氏傳
君斯言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也余旣不忍武惠之
泯泯於茲土而又嘉傳君之能慎并記之於石云

衛水尋源記

靈壽縣治東北十五里有良同村衛水發源於其北
卽禹貢恆衛旣從之衛也由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
而入於滹沱河衛在恆陽特一小水耳而見於水經

見於漢書見於禹貢其名赫然蓋此水在唐虞時或苦汎濫不似今之安瀾且按今松陽淤泥慈溪諸河皆逼近於衛安知當時不同滙於此源遠而流長非僅如今之限於四十里也桑田滄海變易無常安能據目前所見而遙斷數千年以前之形勢哉採舊聞述殘編想見古聖人憂民之心則可矣今康熙二十三年夏僉事李公奉命查考輿圖至靈壽求問所謂衛水者親造良同村之源而臨視焉值歲旱源竭非但無唐虞之汎濫比班孟堅酈道元之時水勢亦迥

然不侔矣公慨然賦詩一章其末云萬世聖人憂在水誰將飢溺繪吾民蓋欲以禹之憂洪水者憂吾民凡政有未善更有不肖皆吾民之洪水也其憂何時可已耶公之意亦深遠矣哉今之在民上者誠能皆以公之憂爲憂則天下豈難治也隴其謂公此念實可與大禹八年旃旆四載隨刊之事同垂萬古謹記於末以告後人云靈壽縣知縣陸隴其敬記

丁滙湖放生記

海鹽之丁滙湖我六世叔祖銓部胥涇公之墓在焉

是湖舊爲放生之所自明季以來其禁廢弛網罟交錯其中近年我族之好生者請於官復申舊禁一時鱗介之屬得安其所亦盛舉也余竊惟王制澤梁無禁聖人愛物止云釣而不綱故放生非古也自佛氏始也然君子或有取焉者豈非以其一念不忍擴而充之不可限量乎昔齊宣王不忍一牛而孟子謂是心足以王非謂不忍一牛之可以王也欲其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則王道不外是焉今放生之心非卽不忍殺鯨之

心乎苟於是而察識焉思我之於魚猶戚戚若是而况我同類之人乎况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乎然則仁民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也親義序別信之理不可一日不講也使天下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有一夫不獲其所吾心忍乎五倫之內有一處之缺陷不能歡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吾心忍乎是充一放生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故君子有取焉願遊斯湖者睹鱗介之生長蕃育油然而生其親親仁民之心無徒勇於挾山超海而怯於折枝則茲之

放生者真盛舉也夫

新修文昌祠記

文昌何神也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天神也星有六各有攸司而統之曰文昌蓋道之顯者謂之文將相祿命皆權於道明乎非有道者不得與凡世之不以道而得將相祿命者皆非

文昌之所授古之祀之者蓋所以答其默相道統之功而非教人禱祀以求寵利也近世祀文昌者不復分司中司命而統號之曰文昌從其重者爲主猶未大遠乎古但祀之之意專以求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則已失其本而又雜以道家不經之說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閒祿籍元時遂加號爲帝君按所謂梓潼神者相傳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劔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

王宋咸平改封英顯是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卽以梓潼神配文昌如棄之於稷句龍之於社然梓潼神非可以配文昌者也配文昌者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之先賢先儒擇一而配焉可也於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况直呼梓潼爲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靈壽舊有文昌祠在南城樓上搏土以爲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其爲戴筐六星之文昌耶其爲梓潼嶺上之神配食文昌者耶吾不得而知也康熙戊辰孟冬修南城樓遂新其祠而易以木主題曰文昌之神蓋吾知祀文昌而已他非所聞也吾知祀周禮月令史記之文昌爲吾道宗主者而已他非所知也在人則有至聖孔子及先賢先儒在天則有文昌皆教人以正誼明道而一切計功謀利之私知有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及假道以干富貴功名者孔子之所擯文昌之所擯也明乎文昌之所以爲文昌庶幾俎豆馨香來格來饗不吐而棄之乎

嘉定白鶴寺記

丙辰七月余以公事泊舟南翔寺前吏有持寺記來閱者言寺建於梁天監盛於唐祥符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或自東飛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他皆隨方而應久之鶴去不返僧齊法師者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句因以名其寺云蓋此寺之興久矣豈非以鶴之清高標異人樂傳之而寺因之以久耶嗚呼鶴一禽耳猶能以清高之姿標異於世至於千百年之

久而其迹不泯而况乎人秉五常之性有六藝之教大可以經緯天地小可以振育一方有非鶴之所能企其萬一者而乃泯泯無聞者不可勝數可不悲耶卽以茲土論自天監以來仕且遊於此者若干人矣其迹至今顯然可指者幾人耶方其來也人莫之喜其去也人莫之思如蚊蠅之偶集而偶散何曾一鶴之不若乎此無他大道之不明汨於欲溺於習而不能自振拔故雖有五常六藝萬倍於鶴之本原而汙穢迷溺返出於鶴之下宜其泯泯而不傳也茲土之

南不十餘里有吳淞江者此大禹之遺迹也在天監以前又幾千年矣當時禹之經營茲江也其駐劄何處用夫工若干雖以遼遠不可知而至今臨流者思禹功不衰嗚呼又何鶴之足言乎余因南翔之寺有感而爲之記

謙守齋記

余旣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哀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累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創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增其驕者則以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膚潤色爲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

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
畏懼此則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之咎也吳磊齋
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
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
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真有得乎古人之謙
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則莫
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困學齋記

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
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
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
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
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
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
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
日用之閒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
乘閒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
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

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鎗一銖之有無能
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
之喜怒一有人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
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
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
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此桎梏
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此波濤之內則
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傾
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

孔孟程朱豈遠乎哉

退思堂記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左傳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之義余旣重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者
盡我心之謂也盡我之心者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
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寬嚴厚薄各有其分過與不過
其辨在毫釐之間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
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
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雖曰如有所立卓爾然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
思之而善補之末由去也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
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
之謂也彼謂致良知之說者謂致吾心之良知而事
事物物皆得其理是知主忠信而不知徙義知進盡
忠而不知退補過者也其爲學術政事之害可勝道
哉坐茲堂者毋曰我盡戒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
寬嚴厚薄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
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
者不爲荆公之執拗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
稜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
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庶幾
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倚其
害於民將不可勝言嗚呼盡我心而猶不能無害於
民而况其不能盡者乎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活潑潑齋記

天地閒惟道無不在焉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
莫不有道焉其於人也窮達貴賤尊卑惟其所遇而

道隨之昔孔子居鄉黨則有鄉黨之道爲大司寇則
有大司寇之道爲委吏乘田則有委吏乘田之道道
豈須臾可離者哉故子思謂之上下察程子謂之活
潑潑地使其須臾可離則不得謂之察與活矣淵明
之辭曰倚南窓以寄傲吾謂淵明未聞道也傲之非
道亦明矣何地何時何事而可以傲哉如南窓可傲
則是道可須臾離豈察與活之謂耶余親家王子天
市官於上谷其署中燕息之所舊題曰南窓寄傲愚
請易之曰活潑潑地竊以爲善學淵明者莫如斯言

也淵明之爲人高風峻節卓犖古今雖朱子亦重之
然能操持於君臣父子之大而不能涵養於視聽言
動之際知傲之爲達而不知其爲病傲之一字伏於
胸中而形於四肢氣質用事而不覺嗜慾橫行而不
悟酒於酒耽於菊閭巷鄙夫之所謂快心適意者而
不免涉獵乎中自以爲瀟灑自得而不知其沉溺錮
蔽束縛拘囚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古之君子
知道之無不在也戒慎恐懼息有養瞬有存貌則思
恭言則思從視則思明聽則思聰猶懼其隱微之際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私意潛滋而須臾離道也於是乎有慎獨之功有內
省之法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惟恐其或怠也正誼明
道主敬行恕惟恐其或懈也是以用力之久則義精
仁熟充乎中而達乎外氣稟不得而拘嗜欲不得而
蔽習俗不得而溺塞天地橫四海而無所礙活之至
也嗚呼是豈淵明之所知也哉知活之味則知傲之
病有淵明之節而傲猶爲君子所鄙而况不如淵明
者乎以程子之活易淵明之傲斯爲善學淵明也夫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閒佳
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
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
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
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
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
庄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舖並列其中一閒爲
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
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曆

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
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
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
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
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
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
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
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
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

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遊或博奕或
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
所遊家拜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
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
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
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
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
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

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奕樗蒲雖克
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厥
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
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
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
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觀此能無愧乎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墓表 墓誌銘 壙記 傳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叅議分守蘇松常道
加三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叅議方公諱國棟字干霄號艾賢以
康熙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蹟在口碑其家世生平
在公子共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
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
教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

建司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寧武兵備叅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擒雷連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白諸富人冤而卻其金其在寧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絕其饋遺其光明磊落寬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固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腴削窮民皮骨幾盡使無人焉覆翼噢咻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

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尚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芻艾糗糧之需卒藉以辦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腴民生而摧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割當義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怙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掃地者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旣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

風俗一時精培克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何公既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貔貅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寧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疆場者治其標者也正已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頽俗以爲郡縣倡使

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定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隴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獎勸之及隴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盡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共樞旣葬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其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

之隴其學疎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慷慨世變
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
霜豎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
功實與頗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
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關天下安
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孝廉系宣曹公墓表

公諱穎洙字系宣別號住寒暮年寓懷也公父之累
諱繹祖蚤歲遊庠孝友承家舉丈夫子五咸知名士

公其長子也賦性沉毅介然自持且偉度修身望
知爲有道者隴其嘗遡公生平竊深企異之公年十
五母王孺人蚤世恪遵庭訓一燈坐總帳中誦讀無
倦色閱十五年後母陳孺人亦故形神慘澹而至性
依依則蕭然一韋素也甫遊黌序卽登丁卯賢書時
公父方壯上而高曾光祿公侍御賓湖公暨仰賓公
咸慰焉聲先華萼交善嚶鳴及卜宅郡城天星湖又
闢煙雨南莊書屋擬看杏苑之花旋奏鴈羽之捷彷彿
比美扶風則卓然一典型也庚辰之役魁副南宮

乃辭特典願以薄祿捧檄永豐經藝治事士之遊其門者多有濂洛聲則儼然一嚴師也運當鼎革播遷百粵歷瘴雨蠻煙幼子家人零落逮盡不免瞻帖生悲黍離同歎則纍然一孤臣也迨亂離初定兩度還家爲問昔時郡室湖莊俱成幻境遂息倦飛之翮棲止祖廬力行敦睦培子姪之孤弱拯父黨之旅鞿復祀田所以尊祖廓祠基將以收族凡親戚故舊洵生平一日歷事變當阽危必墮乏相周患難相恤懇懇未嘗或置膜外則慨然一仗義士也而公豈欲獨善

其身哉明季中西開借仲弟攜妻孥跋涉山澨者數載公則一瓊江右仲則餽日窮途彼時故鄉蝶夢憲檄吹求幾虞不保且公父老病季弟臻來輩尚少脊令是亟得保堂構於依然非公之感孚同氣者深而洽比鄉黨者素不至此嘗泫然書訓以示弟仲宣蘅芳遺孤曰孝弟謹信親愛學文立身之根本弗視弟子之小學也古人所謂寧刻鵠毋畫虎者非耶公素不攻釋家言於所居左額不限堂憩息其中自謂餽粥可供竹牀可臥杖頭錢可給求木雞是養杜忘一

切則終條然澹然一山林遯逸人也公生平出處大略如是公與先伯父濟南公同鄉薦則隴其固年家子也而余壻宗柱爲公猶子聞之熟而知之詳又以公之令嗣名駕乘者請羽言於余故不愧言之諺而少文爲敘次其生平云

施孟達墓誌銘

施子玉符以其考孟達府君狀來請銘據狀言施氏之先自浙之秀州遷於蘇又自蘇遷崇明洲之西沙代有顯者是皆在宋元以前其自崇明遷嚙之大場

則君之高祖諱秩又自大場遷今所居之羅店則君之曾祖諱鈇鈇生勳勳生三子其長諱宿則故進士兵部主事諱鳳儀字孟翔之祖誥封文林郎諱三益之父其季諱宰則君之父也君諱于德生而孝友與弟天長儒學訓導于政俱業儒自以爲穎悟弗及弟乃喟然曰弟橫經兄服賈不亦可乎豈必兄弟皆貴耶遂操奇贏權子母家以是益富厚然非僅知有富者親沒與其弟哀慟過禮凡喪葬之事爭先措置而財產則互讓視世之死其親而惟利是爭者霄壤也

佃戶有負租者夷然不較曰彼貧耳非本意也寧令
負已不忍直於有司嘗出手書一冊焚之皆田產積
遺也計九千有奇越數年某出一冊焚之倍於前其
存心寬厚不忍以財物傷人如此崇禎辛巳歲旱道
殍相望慨然太息曰人我一也彼僵而仆而我獨飽
食可乎盡出其積儲散之倉廩一空順治甲午歲復
疫率先煮糜療飢力勸鄉里有力者共相濟賴以活
者甚衆嗚呼世之富人積粟藏金絲毫不肯假於人
視其親戚鄉里若秦越之不相關少有負於已則跳

躍叫號以爲萬不可已其視施君度量相越爲何如
也然君以度量容人人亦感其意不忍負之家事亦
卒不終落當鼎革之際邑有奴變羣僕隸結黨橫行
以索券爲名焚掠無虛日君從容呼其衆僕檢契還
之僕皆流涕不肯去亦其生平寬厚有以感人也君
其他善行甚多如奉邑令委踏勘沿海坍荒分別全
坍坍殘臨坍井井有條旣竣不受旌獎皆人所難余
獨喜其寬厚能容人有古人風宜其積厚流光子孫
蕃且昌也故因玉符之請而爲之誌銘君生萬曆癸

已沒於康熙庚戌其配朱孺人沈孺人皆賢克成君
之志俱先君卒子三人長麟祚次麟定皆庠生季麟
瑞卽玉符恩貢生孫男九人宗閔宗箕宗岐麟祚出
宗嶠宗岍宗嶸麟定出宗嶧宗嶸麟瑞出女七
人孫女九人麟祚等以壬子十二月二十日葬君於
隱和府君宰之昭穴銘曰
世滔滔兮咸錐刀之是爭君獨擴然有容兮若汪汪
之千頃君既享有遐齡而子孫繩繩家其日贏積善
餘慶兮豈不信而有徵

陳母侯孺人壙記

孺人姓侯氏世爲商丘人前朝戶部尚書侯公恂者
孺人之祖尚書子方域字朝宗世傳壯悔堂集者則
孺人父也孺人年十五歸于陳子子萬子萬世爲宜
興人祖少保端毅公諱于庭直節詳於國史父定生
先生諱貞慧以德行重天下與朝宗爲莫逆交甲申
之亂朝宗避地宜興因締婚焉朝宗旣北歸尋捐館
舍而定生亦尋卽世家日落徒四壁立子萬煢煢無
依遂就婚商丘孺人生而端莊不妄言笑長循婦道

雖世家女能以禮自範子萬之至商丘也伶仃躑躅
孺人安之不以為苦子萬既壯務讀書好交遊孺人
常竭力操作以供不時之需不以為厭子萬作丞黎
城令安平孺人皆隨之任遇覃恩受封家道寢盛然
益務儉約不輕用一錢不輕剪一幣子萬稱孺人之
言曰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翹楚鳴玉男子所重在品
不在拖紫紆青霜曰雨薪斂荆裙布吾分內事也又
曰世事何真惟做好人是真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
歷艱辛遇通達而喜慍不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

使子萬得以磊磊落落之才處則優游於墳典出則
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牽制其胸襟者孺人
力也彼世之生長閨閣不識稼穡艱難不識禮義窮
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鬱抑常擾擾於衷甚則
毀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無涯之欲者聞孺人之風豈
不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
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既沒而子萬痛之
甚非獨其篤於琴瑟蓋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
不永宜子萬之感悼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

有女七多方爲子萬置妾有螽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亦世俗所難哉子萬寓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敏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敘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代有顯者詳家乘中曰五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之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高祖諱美字仰春妣姚氏曾祖諱堯堯字友唐妣戴氏祖諱錫胤字紹唐妣姚氏考諱濂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父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曆己酉正月初二日自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乙卯以男隴其恭遇 覃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寬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嘗有橫逆相加者絕不芥蒂於胸中好坦直不喜爲城府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真誠寬厚爲主寧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

於和平而不欲立嵯岸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
長兄墨濤公又顯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
盡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
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
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入皆知惡
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倣
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
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
某社某社時隴其初入黌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

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
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見謹識之居常
教子弟必令篤實務本每喜稱述祖德及盛衰興廢
之故津津忘倦晚年深慮宗族繁衍子孫不能自知
其支派乃修族譜義例精核族人賴之康熙戊午九
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配鍾氏同邑
太學生衢水公諱成純長女生萬曆丁未閏六月初
二日終於天啓丙寅十一月初一日續配曹氏隆慶
戊辰進士漳州府知府景坡公諱銑曾孫女萬曆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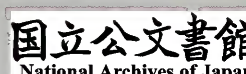
西舉人荊州府通判芝亭公諱蕃孫女處士越凡公
諱棻長女生萬曆丙午三月初五日終於崇禎癸未
正月二十七日皆有婦德皆以康熙乙卯 覃恩贈
孺人副室石氏三男皆曹孺人出長隴其康熙庚戌
進士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次肇熊後府君四十
日而卒次承勳一名坦女二長適同邑庠生張光熹
次許字婁縣陳嘉設孫男二人定徵宸徵皆業儒孫
女四人一適太學生金山李鉉一適同邑庠生曹宗
柱一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以康熙庚申
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朱童港北餘圩祖墓之東亥
山已向不孝孤等不能顯揚其考妣謹識其生平大
略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弟尚桓壙記

此吾弟尚桓之壙也其世系詳先府君壙誌中弟諱
肇熊生崇禎壬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少余二歲吾年
十四而喪母弟纔十二孤苦相依備極酸辛弟幼讀
書未成輒遭亂離我與先府君皆餬口於四方弟獨
在家無師友切磋之功學遂不成吾先府君家法子

弟不能讀書則當執一業農工商惟所宜不得爲天地閒食人以辱祖宗故弟既廢書遂習於農備歷艱難弟性亦淳樸安之不厭及予舉於鄉捷於南宮遵守祖訓不敢獵取不義爲父母羞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及予爲吏江南不欲變其初心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又如故也方冀稍有餘俸使弟得息肩孰意其不能待耶戊午閏三月之十二日我應詔入都既拜先府君於堂上弟送我入舟孰知此一日卽爲我父子兄弟永訣之日也先府君屬

續之日弟病已篤聞變匍匐至牀下一慟幾絕家人扶至房中遂不復起臨沒時囑家人云我病不能成服我死當以衰絰斂我家人遵其言故今在棺中者斬焉凶服之人也以禮言之弟方至九泉日夕侍二親旁不應衰絰然弟之惓惓於垂沒者豈非其天性之不容已耶一息尚存不忘痛親此一念何可沒也又語家人云吾死停吾殯於室毋出也待吾兄歸嗚呼哀哉卒在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後府君之沒纔四十日耳配李氏終於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繼



娶馮氏皆無子以隴其次子宸徵爲嗣二女一育於隴其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今於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二日同李孺人合葬於先府君墓之右穴嗚呼痛哉兄隴其技淚謹識

兩嬰兒壙記

此兩嬰兒者一爲遇龍姓陸氏生崇禎丁丑冬我幼弟也其生也有夢龍之祥故名焉我父母皆鍾愛之不幸我母沒而弟無所依時有常熟陸平侯者爲守備於杭州與先府君有故以弟寄養焉在杭半載而痘殤時癸未秋也柩歸寄祖墓旁舍者四十一年其生卒之日月皆已不能詳一爲徵姓陸氏生康熙丙午十二月初三日我次子也其生之夕我時北上夜泊蘇州夢戴蘼於首芬芳異常以爲有鄭穆公之祥不幸甫五歲而痘殤時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也柩寄爾菴僧舍者十有二年二子皆有異兆皆聰明過人而竟天殤可哀也哉逢家多故久未克葬常痛於心今於康熙癸亥四月朔日合而寄葬於爾菴僧舍之後隙地叔左姪右庶幾相依以永久焉

傳

越凡曹公傳

外祖曹公叔芳諱棻越凡其別號也世居華亭之東
千里祖景坡公隆慶戊辰進士福建漳州郡守父芝
亭公萬曆丁酉順天榜第四人湖廣荊州別駕芝亭
公生四子外祖行在第三生長華胄不修貴介之容
游學京師數載公見尊人科名坎壈伏闕上書奔馳
水陸者無暇晷屢試於有司不得志杜門讀書意猶
如也荊州公挂冠歸公承意色養家庭愉悅不自居

孝弟之名躬行無忝而已佳晨夕探荊州公所樂見
之客折柬相邀或賦詩飲酒或啜茗彈琴以相娛性
不能飲而喜客飲更喜與父之客飲所爲承歡者殆
何如也公性坦適不耐塵囂獨處斗室中無求於人
亦無累於人浩浩落落作逍遙齊物之觀近於老氏
之學而不欲廢棄一切以鳴高疏水曲肱浮雲富貴
其中有真樂識者服公精於養生之術云娶大叅楊
公諱欽孫女是爲我外祖母女德淳備相敬如賓終
身不聞諍詈之聲誠賢母也生三子三女長女卽爲

我母歸先府君以孝敬爲妯娌式母舅三人長說若公諱默遊平湖岸有聲膠序娶高氏次舜遺公好學食貧娶李氏早卒季柱生公娶翁氏以舌耕奉養好植名花異卉插槿編籬藝菊數十種每當秋風木脫與二三知己觴詠於東籬盤谷之間不愧清白吏子孫也隴其幼時隨我母歸寧外祖撫之膝上每日此兒舉止沉靜不逐羣兒嬉戲異日必成廉泉讓水之名兒其勉之至今書紳不敢忘庚戌獲雋以來兩爲縣令簿書鞅掌之餘凜然如奉外祖之訓卽我母之

訓也隴其匏繫一官母舅寓書云族譜告成願得一言爲先人傳隴其痛我母之不得奉養又痛我父不得邀一命之榮以沒也又何辭以謝外祖哉然外祖有隱德而不彰是予小子之責也故拜手略陳梗概云

席文學熙菴傳

熙菴姓席氏始祖諱溫唐末避黃巢亂卜居莫釐山三子曰尚曰常曰當常三十傳而至熙菴云熙菴諱啓祥字五雲熙菴其號也幼聰穎授書過目輒曉大

意下筆滾滾千言立就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聲名藉甚然熙菴不喜標榜惟下帷攻苦當明季時婁東張西銘倡始復社海內翕然趨之士以不得及門牆爲恥熙菴獨不屑也自與其友讀書山中互相切磋博覽經史百家之言去婁東不二百里若不知有西銘者性又慷慨倜儻有大略知天下將亂喜與里中俠少年游親黨皆竊笑之及乙酉變起遠近鼎沸而熙菴家獨晏然安堵以諸少年感其平昔意氣謹衛之也江南初定玉石未分有誣山民不軌請兵搜山者

一山皇皇懼不保然皆畏縮無敢向當事白之熙菴獨挺身出見主兵者侃侃數言一山獲全順治庚寅辛卯閒歲大祲道殣相望是時熙菴家漸中落矣慨然傾困賑之平生周人之急解衣推食無所吝惜尤喜引掖寒素之士延接款餽游揚之恐後初熙菴父養虛公家故饒鍾愛熙菴欲其力學一切家事不使與聞故熙菴自幼不問生產更負氣數忤富豪爲凌轢以故家日益落然熙菴廓然不以介懷也未嘗有歎息扼腕之聲晚年留心禪學徧閱傳燈錄諸書一

時浮屠大講師皆與之游咸推爲有得云康熙己未以病卒壽六十四贊曰跡熙菴生平若三變然始而儒繼而俠終而禪然俠不至於捍文網則非朱家郭解之俠也禪不至於廢彝倫則非慧遠宗杲之禪也其始終皆讀書通儒術之效歟不然方婁東以聲利招致後進一時浮薄之士蟻聚其門非定力卓識烏能不餽糟啜醢於其間耶

三魚堂文集卷十一 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二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竊聞幽明異治徵應攸同人鬼殊途感孚則一上帝區疆畫土端屬神祇朝廷分職授官尤嚴牧守靈邑向稱沃壤今嗟瘡土在災祥休咎神實司之惟疾苦顛連余有賴焉從來宿廟祇應故事在今對越實矢中忱願五風勿愆而神無伏陰願靈雨其時而神無亢賜願洽於時和而民無天札願惕於明威而民無

愆慝願虎馴於林鱷馴於澤而神戒其遠願父慈於家子孝於室而神聽其聰余也不明神其啓之余也不廉神其董之余也不惠神其警之獄有沉冤神牖余智山有伏莽神侑余威欽哉帝命毋隕而越余其懲哉庶無後忒

誓神文

維年月日隴其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吏之善惡神必知之民之休戚神必知之隴其受簡命來蒞茲土勤恤民隱是其職掌苟或棄其生平素守貪求貨賄曲徇情面不惜小民不顧是非神其殛之至於啓其思翼其行俾興利除害無窒礙陰佑百姓俾年穀順成疾病不作盜賊不興默奪潛消神之賜也惟神鑒其愚誠有感必應謹告

告城隍禱雨文

竊惟神奉上帝之令以蒞茲土隴其受天子之命以宰是邑職在庇民而已隴其不恤其民則爲曠官神不恤其民亦爲尸位其何以答帝心而副上意今靈邑之民困甚矣其所恃以輸國稅而活父母妻子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二
者惟禾麥是賴乃幾月不雨葉萎根枯四望郊原若不毛也隴其知之神寧不知之隴其憫之神寧不憫之第民之所依惟神與隴其而雨露之恩非隴其所司則惟神是望耳今禁約甫頒密雨隨下土膚雖潤猶未霑足神其爲民請命於帝必得大沛甘霖庶俾禾麥鬱起則民因其蘇神亦無忝厥職矣神尚鑒之謹告

告城隍謝雨文

前以亢陽聿懷慘怛瀝情於文載牲於俎齋戒越宿將干神聽豈其未禱靈雨先零因念神休無待於請乃民未饜仍告於神神不爲瀆復宣厥靈自晝而夜甘澤再澍優渥霑足深入土脉祖隰徂畛禾黍翼翼隴不敢私敢酬神德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惟公抱臯夔伊傅之蘊不欲盡試其急流勇退而以其盛德大業付之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方將成賡歌颺言之治致鳳儀獸舞之休堯舜其君民拜手而獻於高堂而公顧不及待耶公之英聲茂實熒炳

於國史照耀於宇宙固不以存而增不以沒而減而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功之盛成於親在之時與成於親沒之後則有閒矣繼自今而往丹徒之膏澤潤海內浸生民爲國家霖雨舟楫爲百代高山景行而公皆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且公家麟鳳滿堂文窺班馬之室學探洛閩之奧者接踵而起皆思隨宗伯之後奮其六翮高翔遠視羽儀天下文章事業不可限量胡公皆翩然莫顧耶隴其不敏辱在宗伯之門下乙卯之秋侍公於京口諄諄教誨無非正誼明道

之言隴其奉以周旋恆恐失墜正欲賴公鞭策以翼其懦以啓其愚而何泰山梁木曾不少留耶承乏恆陽聞訃驚悼旣悲失我典型而又惜涑水之父不得睹元祐之相業魏公之親不獲見治平之元勳極盛之中有遺憾焉千秋萬祀曷其有極不腆芹儀用申痛悼冀公之靈不我遐棄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自世道微政與學分儒生矻矻務崇虛文詞章記誦是精是勤經濟家言重在功勳簿書期會以答其君

其於大道總未有聞繫惟夫子絕類拔羣惟政惟學
咸得其真發揮墳典掃除積塵洛閩遺言藉以不泯
以此成己以此澤民秉憲宅揆上佐楓宸無非斯道
磅礴薰甄文章事業赫赫彬彬載在國史永永無涇
竹帛鐘鼎不能殫陳知統一編尤後學津發蒙起瞶
指示諄諄隴其不敏迷於道垠常恐汨沒與俗胥淪
得依門牆自庚戌春自喜燕雀獲附青雲庶賴典型
蕩除夙氛命蹇時屯遭遇紛紜留滯南服十載有零
微言大義勿克常聆癸亥之冬承乏於靈欣仰高山

近在郊垌手書提誨炳如日星謂治無他尚德緩刑
如蓋公言民乃獲寧賴茲明訓心常惺惺書紳服膺
作座右銘方期報政從容授經如何泰山忽焉其傾
厭棄世網歸於蓬瀛雖大聖賢千秋常生坦然九泉
何慮何營在我及門常切牆羹自今以往何所取正
棟折榱崩安能忘情聞訃驚悼不覺失聲薄具牲餼
旨酒兕觥顧不我棄鑒茲微誠

祭蔚州魏公文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五
倡之歟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爲恥在野者
知以干利爲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
一綫不絕者先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
不知當如何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熒炳宇
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
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而不愧者蓋難其
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閒氣所鍾哉隴其浙西之鄙士
江南之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隴
其待罪嚆城於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貽
詩獎其葑菲而策其駑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聞
其罷黜則搔腕不平不顧恩怨卽隴其亦不知何以
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隴其之
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
以負大賢期許自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卽胸中所一
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告
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中自立
正當如此遂直薦之九重復其舊職隴其又不知何
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亥到都補官謁見先生隴其

三魚堂文集卷之二
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
以爲傲顧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者豈
非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
也寧樸毋華寧拙毋巧苟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輕
之人猶取之如此而况其足爲輕重者乎隴其自承
乏畿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
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
廬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
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痛悼曷其有極祥麟威鳳
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牲醴
馳奠几筵悲來填膺不知所云

祭某封翁文

嗚呼公以昌明俊偉之姿篤生我太史羽翼王家表
儀當世天下瞻仰太史之名業皆願公享無涯之壽
以睹令子之成而竟止此耶太史爲當代偉人德日
崇而業日進方將以啓沃我君者承歡我親而遂邁
此憂耶夫期頤之數存乎天顯揚之業存乎人在天
者雖聖賢莫必在人者原存沒如一自今以往輝煌

竹帛太史之名何莫非公之名赫奕鼎鐘太史之功
何莫非公之功祥麟威鳳太史爲國之瑞卽公之爲
國瑞景星慶雲太史爲世之祥卽公之爲世祥泰山
北斗人莫不重太史則莫不重公光風霽月人莫不
愛太史則莫不愛公公之身雖沒而公之正氣常伸
公之形雖往而公之盛德常存以韓范富歐之事業
寄於後人與行於一身何異以洙泗閩洛之學術付
於後人與積於一身何異隴其海濱下吏辱太史之
知愛旣悲公之仙駕驟升欲攀轅而無及又知公之

克昌厥後雖已逝而猶生旣悲太史之終身孺慕雖
公卿之尊不能易其一日之戚又知太史之孝思不
匱不能保其親之長享眉壽而能必其親之光耀千
古敬具生芻用表微衷

祭郝某翁文

嗚呼先生明哲之裔賢聖之徒宜享遐壽以挽頽波
胡天不佑大命遽羅維公之先侍御翩翩痼瘵是念
世道是肩東粵三吳政績綿聯維公繼之家聲愈宣
克敬克孝惟恐隕顛公之學問劉陶後先稽山浙水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名聲闐闐恥襲章句固陋拘牽微辭奧義是闡是箋
常居講席析疑破堅如抽繭絲如觀湧泉晚尤好易
屢絕韋編否泰剝復變化萬千一心會之俱契其全
悠然有得目無前賢公性厚悖接人以真賑窮矜乏
不厭其頻非徒親黨施及邦人義倉平糶久矣制漕
維倪文正與公討論周密纖悉以活貧民計公生平
超絕等倫以德則懋以學則純在家則孝在邦則仁
公之獲祉宜熾宜醇志安衡泌未及大伸麟鳳踵起
鬱鬱彬彬咸敦詩禮咸秉樸淳或赫鬣序或掌絲綸

爲國禎瑞爲世寶珍公顧而喜庶慰苦辛昔宋明允
軾轍垂紳亦越竇氏簪纓列陳從古大儒不於其身
往往子姓勳業繽紛天監成德亦旣不勞但公耆老
興望正殷宜髦宜耄爲世卿雲胡天不弔幽明遂分
孰開羣蔽孰闡典墳義文大義孰究孰聞滔滔世俗
孰遏其氲顛連孤寡誰愍誰勸所以聞訃皆心如焚
余也不敏舉英浙濱見公令子文章雅馴知其家學
必有所循及詢淵源是欽是寅不謂典型遽爾其淪
公視斯世若脫埃塵追遡準繩能不悲辛有旨者酒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有膾其牲公如有靈庶鑒其謹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嗚呼造物何奪我周子之速耶憶昔與公相遇長安
溫乎其容藹乎其顏聽其言侃侃聞聞昔誦其文今
見其人如飲醇醪如坐春風既會而別相隔數年有
道之思時往來於胸中乙卯之秋承乏練祁不喜得
官喜得親公公來迓我會於舟中歡然話故不惟契
闊之慰亦謂公能訓我以德勉我以政而勗我不及
也繼而公游京師歸來未久又復入都兩年之間聚

首無幾方且翹足而望冀公南旋孰謂造物竟奪之
速耶計公生平愷惻爲心束脩勵行與物無競與世
無爭所謂仁者之靜非耶靜者宜壽而止於斯何爲
乎壯舉於鄉晚而登第宜若天之養之以厚其德而
大其用乃養之難而摧之易又何爲乎世俗滔滔競
於浮囂老成持重庶或挽之豈天不欲迴狂瀾而顛
隕搖落曾莫之惜耶夫旣不欲展其用又何爲予之
以文章授之以甲第使之若遇若不遇耶天道茫茫
不可究問從古而然我獨悲良友之云徂失我典型

亡我準繩能不涕泗滂沱而哀不能自勝公歸九泉
遇先聖賢言流俗之日非生民之日蹙相與請於帝
默持陰護俾返於淳龐而躋於仁壽其亦有意乎否
乎公卿先達如侯如黃生爲正直沒必爲神公往依
之切磋砥礪庶幾正氣長存天地敬具一觴奠公几
前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栗不可

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沉於麴蘖，不可以訓。是皆千古遺憾也。先生閱覽

祭應潛齋先生文

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懦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澣，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亶亶不厭孰
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
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
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
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
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
哀哉余方留滯恒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芹納諸
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

祭曹系宣先生文

嗚呼公遂厭世塵而長往乎自古正人直士之後類
多磊落俊偉之人以揚其祖德而紹其家風而最難
者守其正而不至於亢秉其直而不至於激有磊落
之概而無其迹使前人之正氣陰接於恬靜謙退之
中則其所以綱維乎世道而振起其門祚者如元氣
之運於四時而人不覺其生也人仰之其沒也又烏
能不痛悼之無已也維公之先自侍御公以勁節顯
天下子孫皆有秉正不阿之風而公則更斂鋒韜鏗
不欲以氣加人接其容藹乎其可親也聆其言呐呐

然如不能出口也。少登賢書，聲名翔於藝苑，人皆服公之才，而公抑然如弗有也。壯而馳驅王事，歷艱險而弗渝，人皆服公之節，而公歉然若弗克也。晚年杜門謝客，寧自託於赤松王喬之術，而戶外事一切弗與也。篤於孝友，惟以道義與羣從昆弟相砥礪，而榮辱得喪之間澹如也。嗚呼！公蓋以恬靜謙退而接前人之正氣者乎？使侍御公之遺澤綿延於後嗣，無亢無激，以世其家聲者，非公也耶？近世非無名公鉅卿，抗節於一時，其後人不知祖父之深心大用，而徒襲

其迹，正直之風一傳而爲矯激，再傳而爲暴戾者，比比而是。而侍御之子孫，英英濟濟，卓然自拔於流俗，而無忝於前人者，方出而未艾，則公之所維持者，實多矣。人徒見公之退焉若無能，而不知其所全之大，徒見其漠然無所爲，而不知其所係之重，使更永其年，以至於耄耄，則其所陶鑄，又豈可量也哉！而胡竟溘焉逝也。公之舉於鄉也，與先伯父濟南公實同籍，則隴其固公年家子也，而公之弟臻萊，又辱與隴其結朱陳之好，方將親典型以自淑，庶幾先民之不遠。

而天何遽奪之速耶臨喪感悼不能自勝敬申芹奠
哀哉尚饗

祭李君修林文

嗚呼悠悠彼蒼眷佑有常如何不測俾我心傷惟公
之德宜福宜祥夙秉忠厚恥爲薄涼門內雍肅有條
有章世俗滔滔公獨自強守我樸實以化於鄉公心
則慈公貌則莊世盡如公何尤何殃少登庠序厥聲
煌煌遇雖未達學則彌彊常手一編誦聲滿堂束髮
受經白首不荒衆謂公迂何事茫茫公笑不答此味

難忘人生讀書何必廟廊嗟嗟此志猶高且臧髮髯
古人顏樂曾狂辱公不棄俯諧晉秦以公嗣子納幣
寒門謂我先世世篤殷勤自今以往克慰前人方仰
盛德是淑是甄庶幾駑鈍亦克日新於歲三月始用
成婚有光其儀有賁其纁皆公親畫小大維寅公時
尚健不憚勞辛丁寧子婦維儉維勤克昌克大祖訓
是遵一生拮据始慰厥心衆爲公慶公亦欣欣謂宜
上壽如岡如陵以陶以咏以康以寧如何昊天不永
其齡薤露易晞壑舟遽移昔升公堂笑語怡怡今升

公堂素帷淒淒公之臨沒惺焉不迷從容言去如往
東西公則長逝無礙無羈赤松浮丘相從娛嬉顧公
家事孰剔孰釐公之嗣子孰提孰攜囂囂之俗孰爲
之隄悲來填膺能不噫嘻公去冥冥不可復追願願
後人默佑默培俾昌俾熾以克永綏庶幾公德亦永
有徽束芻絮酒奠公几筵愧不成禮意則孔虔

祭陳翁虞亮文

嗚呼公與先君子之結爲婚媾也皆康強無恙也將
髦耄是期孰謂三月之內俱罹大故至於此極耶臘

月之初不孝隴其遭家不造匍匐南還公在疾中猶
遣令子奠於先君桂酒椒漿秩然有章謂公已瘳孰
謂旻天不弔竟至斯耶天之佑公不爲不豐數十年
來不震不騰蘭芽鳳雛亦旣在庭若再加以數年子
壯有成然後偕浮丘赤松跨鶴騎鯨問道崑崙庶無
憾焉胡須臾之不能忍而遂降此閔凶耶公以辛勤
起家以寬厚與人平生正直之風嘖嘖鄉里不孝隴
其方在苦塊之中不能頌述其萬一獨是先君與公
爲絲蘿之好易簣之際聞公病篤猶惓惓爲念公如

少延庶可慰先人於地下而竟溘焉長逝耶嗚呼痛哉公之臨沒經理家事井井有條嗣子雖幼能知公志又有猶子左右維持寢昌寢熾自可無疑公至九原遇我先人幸相慰懌無以弱女幼壻爲念隴其煢煢在疚聞訃驚悼欲執豆籩一慟靈前在禮居喪不弔不敢違越敬遣豚兒薄具牲醴致之几筵

祭表叔顧蒼巖文

隴其與表叔生同里壯同學同舉於鄉同捷於南宮同出於黃岡蘄水之門踪跡之密未有如我兩人者

也乙卯以後隴其仕於江南表叔仕河南睽隔者數年耳嗣後隴其讀禮於家表叔以秩滿需次歸里又復歡聚癸亥孟夏隴其將入都表叔造我廬而送焉偶不相值自謂天涯仕宦終當快晤何圖遂有今日耶上年八月隴其以公事到京師有自南中來者微言表叔之凶聞猶覲其非真孰意其信然耶表叔知深勇沉同人莫不仰其文章學問然表叔不自以爲能求進之心無已邇來益銳志於洛閩微言嘗取清瀾陳氏學蔀通辨之書刊刻流傳謂學者入門必先

辨別異同方免於認賊作子其崇正闢邪之念卓然出於流俗之上不可搖奪隴其深喜吾道有助方將與表叔講求居敬窮理之方下學上達之法息邪距諛庶幾先聖大道勿委於草莽乃表叔厭塵世而遽去耶山河懸隔未知何疾何日臨沒何言老親弱子何以爲情喪禮家務孰維孰翼南望涕零痛曷有極一片附奠庶幾來格

祭曾叔祖仲堅翁文

嗚呼公竟逝耶公雖壽考尚可久存胡遂溘焉天人

永分二三宗黨聞訃撫膺公既長逝孰爲典型公自弱冠聿登賢書恂恂翼翼終始如茲世競以僞公則肫如世競以囂公則恬如公嘗歎息世變日滋禮義廉恥孰維孰持寧斂無肆寧樸無侈庶幾古道不墜如絲每舉祖德以勸後生維孝維弟懇懇勤勤有守先訓公則欣欣聞有敗德蹙然不寧吾宗漸繁賴公維閑雖有才幹對公則慚有忿必愬有急必咨非謂公能服公無私振鐸休寧多士咸欽義利之辨凜若絲綸化人以實不徒以文有師如此今則罕聞歸來

杜門課子弄孫有琴一張有蘭一林逍遙其側以永夕晨饘粥每缺不以櫻心吾安吾貧如飴如醇奔走汗濁以謀飽溫以公視之何啻淵星遡公生平曰惟一誠以此處己以此接人服官居鄉睦族輯嫻機械盡去皎然見情無大無小歎公之真公之粹白宜佑於天位未稱德當永其年如何蒼蒼曾不少延公則長去生順沒寧與化俱來與化俱升顧予宗人哀莫能勝而今而後誰法誰程淳樸日散孰則留之澆詭日生孰則防之有疑莫決孰則剖之有爭莫息孰則

平之臨公之喪涕泗橫縱非獨世道實憫哀公公歸在天左右祖宗俾我後人克振古風願翼其賢願啓其聰薄者歸厚汗者復隆庶幾祖德永永無窮有旨者酒有苾其殽奠公之前對公長號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告長子定徵文

壬戌除夕燈下父收淚告汝定徵之靈曰嗚呼吾年三十有一而始生汝至於今二十有三年爾父爾母鞠汝育汝辛苦百千冀汝成立以亢厥宗以幹厥業

三原堂文集卷之十一
孰謂中道而逝重爲我悲汝生頗慧讀書學文日益
加進吾不欲以俗學課汝欲引汝到聖賢路上寧拙
毋捷汝亦深知吾意不肯以苟且自期待吾心內喜
謂可大望孰意其竟至此耶汝舊年始婚汝婦進門
一家皆稱其賢淑汝旣天折又未有子留汝婦以奉
舅姑稍佐中饋見婦猶見汝矣何汝喪纔四十七日
汝婦亦遂棄世豈汝不欲其久爲未亡人而率之去
耶抑命耶兩月之內疊遭變故房闈如舊幃帳依然
而物是人非心非木石豈能堪此是皆爾父不德獲

罪於天天降大罰遺禍汝夫婦非汝夫婦之咎復何
言哉復何言哉汝爲吾子雖未能盡慰吾望棄吾而
去然戊午之秋爾祖見背吾時在都飯含襲斂之事
皆不及視非汝吾益不得爲人吾之資汝者多矣不
虛生汝矣吾在苦塊之中共汝讀禮王鄭之同異二
戴之與義賴汝質問時有闡發夜看綱目治亂得失
常相反覆啓吾實多汝助吾學亦不淺矣舊年吾旅
食虞山門庭之事悉汝承當規畫諸務多中條理汝
於家亦不爲無功矣安心九泉無以不得終事父母

為恨汝之英靈宜不即泯滅但當常住在家依傍祖
宗平生所讀聖賢言語當常記憶古今經史家中所
藏者當常依戀於此雖生死殊路然正氣勝者其精
神必固生則為聖賢沒則為明神其理一也汝其勉
哉至於汝之嗣續俟汝弟有子即當立為汝後苟使
家道興隆則汝夫婦烝嘗之事非所患也此又在爾
父德之厚薄能格天與否而無與汝事汝亦不必懸
念汝之書籍器物吾皆收拾以待汝有後而付之汝
但當坦然於冥冥之中無悲無慮一歲既終念汝棄

世已百有七日汝婦去世已六十有一日觸目傷心
不能自已聊書以慰汝

男

宸徵直方

姪

禮徵用中

寬徵觀上輯

壻

李 鉉枚吉

曹宗柱星祐

張金城固菴

外孫曹煥謀詒我

李文洽立誠

張大有長風

李文瀚南臯

李文漢倬雲

李文湄璜來

李文濱姜望

孫壻席祐鎬渭南叅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

終

皇清文林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前嘉定縣知縣平

湖陸公崇祀名宦錄

江南蘇州府嘉定縣儒學為千秋理學正宗百

代循良極則懇賜詳請入祠以光盛典事據本

學廩增附生員時祀授黃洪耀侯銓奚士柱周

承震王度鄭觀旒張易侯棠張詩吳宗泰周士

楷金塾申燮汪嘉禾侯萊侯承趙式陸縉泰立

闕宗宏趙合陳上驥茅茹汪來成王新銘朱鵬

遠蘇廷燦董德華楊志達陸其質石澗江暉等

三魚堂文集附錄

崇祀錄

一

具呈前事詞稱竊惟山川間氣有名儒斯有名
臣郡邑仁聲思能吏尤思廉吏人歌孔邇旣叨
顧復于生前士歎靡從倍切瞻依于身後故四
川道監察御史原任本縣知縣陸諱隴其起家
黃甲發跡當湖道宗洙泗之傳學闡程朱之祕
履仁蹈義真爲後學之師後樂先憂早昇生民
之任下車三月頓息澆風爲政期年克張士氣
力辭請託門無飛蓋之賓省絕煩苛堂有垂簾
之治愛民如子刑廢鞭蒲疾惡如仇威行破柱

萑苻埽跡花村無夜吠之扈子弟力耕煙畝有
春犁之犢麀牙稻米載自湖田鴨脚園葵種從
官署不受一錢之贈惟餘兩袖之風當其鐫職
而歸臥轍則哭聲載道乃若就徵而往迎鞭則
甘雨隨車廷推第一廉官

御屏早記

帝簡無雙循吏言路旋登繡衣清輦轂之風白簡
倫常之重勞勞一載仍返林泉渺渺千年長沈
鶴夢三仕無喜三已無愠普天猶憶祥麟有利

三魚堂文集附錄
必興有弊必革一邑轉思馴雉自昔年歌功頌
德已崇朱邑之祠在今日報本酬恩宜配樂公
帝之社伏乞立賜申詳崇祀名宦肅春秋之大典
立今古之官方宇宙清光並垂不朽等情又據
通縣里排孫忠徐平金可郁佩張仁俞位陳恩
許盛錢申徐瑞包宗曹先唐仁陸吉姚文彭漢
朱全等呈爲真廉真惠奕世謳思懇恩詳祀名
宦以協輿情事切惟閭閻有戴德之思邦國有
報稱之典凡著勳于民社均崇祀于春秋故御

史原任本縣知縣陸

諱

龐其賦性剛方持躬清

介一登進士第早知憂樂與人同自做秀才時
卽以天下爲己任甫通仕籍大播仁風念我嚠
斥鹵之區心勞撫字恤民力凋敝之後政緩催
科革火耗而羨餘悉入正供禁打降而鳴鴉化
爲鸞鳳奉宣

皇化千秋再見仁君核減白糧一飯寧忘慈母戒濫
差之擾吏不捉人燭刁訟之姦雀無穿屋化行
自近力田敦孝弟之風清畏人知飲水絕苞苴

之路迨鐫銜而復官靈壽秉節如初暨應召
而晉秩西臺懷清似昨允矣君子真能學道以
愛人嗟我小民靡弗感恩而流涕卽今白雲之
駕已逍遙乎帝鄉而忠等蒼赤之誠倍瞻依于
泉壤非崇廟享曷慰輿情伏乞俯從民志詳請
入祠庶千秋之祀典有光而百代之官方永勵
等情前來據此隨經帖仰本學廩增附生員李
實金封丘崇暄嚴茂初孫之謀趙長統闕宗宓
趙方舒李愚王晉陞等會同原呈生員里排覆

勘本官事跡允否堪祀名宦緣由去後今據本
學廩增附生員李實等覆稱遵蒙帖委一件于
秋理學正宗百代循良極則等事行勘前任本
縣知縣陸公諱隴其崇祀名宦祠事實緣由蒙
此遵卽會同通學生員金潮吳箴陸廷錕朱孚
魚王晉陳張予賚趙拯秦偕戴顧言姜名世等
并原呈生員時屺授等原呈通縣里排孫忠等
覆勘得故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原任本縣知縣
陸公諱隴其質純白璧調倡朱絃爲士精勤卽

求理學之宗旨服官矢慎常凜廉潔之素修養
其氣于浩然既極剛大而心不動見所立于卓
爾歷高堅而道可從好惡無私惟辨別于義利
之介始終有守更優游于得失之時若夫本邑
白糧時價不齊並除浮派議加之宿弊常十餉
銀猝奉嚴檄祇用獎勸辦足之良規懲訟獄之
刁風先絕罰鍰竿牘察人命之飛害必除林木
里隣興庠序課農桑無非學道愛人之意贖旂
女賠米價實深已飢已溺之仁識拔孤寒振文

風于積衰之後訪求逸老講鄉約于環聽之間
不信飲泉之譏惟甘茹藥之苦隨久速其莫泥
澹寵辱而不驚長生善禱于香花遺愛難留夫
琴鶴倘吾土久蒙其培養則徧野盡樂其盈寧
實等沐恩于十五年前而遙想于三千里外當
知公在靈壽之教化無異練水之敷施然而讀
禮家居未與木天之選舉賢疏薦遂登烏府之
班焚諫草而內省無慚扶名教而敢言盡職夫
九德六廉君子之所難兼者而公獨兼之故當

作宰而化侔卓魯是始讀書而取法程朱三畏
四知尤世俗之所罕見者而于公見之故治民
社而成賢令君登大庭而稱真御史正藉調夫
梅鼎旋赴召于玉樓遺愛在人謳思載道蓋學
優筮仕成名宦必自名儒潔已愛民有實心斯
行實政究其出處真無媿于聖賢由此追思愈
難忘乎父母宮牆崇祀實慰輿情俎豆藉光深
彰名教緣奉帖委勘遵將本官事實粘連具覆
伏候裁奪加看牒縣詳請崇祀施行等情具覆

到學據此隨該本學署教諭事舉人畢天庚訓
導楊一元看得故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原任本
縣知縣陸諱隴其天垂奎璧物表楷模出仕族
而清過寒儒遇熙時而久推賢令德孚顏閔無
外乎主敬之誠學本程朱會通乎治民之術故
其任嘉邑也御百姓乃寬而不猛談斯文則樂
且有儀豈猶葛翁之愛丹砂當如宓子之在單
父未嘗浮派于上供之米價惟恐有傷于聽比
之糧排每捐俸薪以行仁尤用蒲鞭以示辱考

文考行見宮牆之復興無黨無偏俾竽牘之自
絕隸役願辭而弗怨姦徒斂迹以苟全澹泊殊
無宦情端嚴實多道氣一塵不染舊爲憲府之
所深知萬象皆春長使後民之所追慕允宜同
俎豆于往喆并請標名姓于史書者也伏乞照
驗施行

右牒

本縣

康熙三十二年八月一日署教諭事舉人畢天庚

導楊一元

江南蘇州府嘉定縣儒學爲千秋理學正宗等
事今將據開故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原任本縣
知縣陸諱寵其詳請崇祀名宦言行事實理合
開造須至冊者

計開

一本官姓陸氏諱隴其字稼書浙江嘉興府平
湖縣人唐宣公贄之後也世爲邑甲族公中
康熙庚戌進士初任江南嘉定縣知縣次任
直隸靈壽縣知縣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

巡視北城一年回籍卒于康熙三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

一本官自為諸生即以儒者自命日取六經四

子書及諸儒文集語錄遵朱子讀書法沉潛

玩味習之數年豁然貫通崇正學闢異說不

別建宗旨一以程朱為準而于天文地理律

曆兵農河渠諸書莫不講求利弊洞中肯綮

以儲濟世之用年踰四十始選授嘉定縣令

一本官初蒞任即謝絕餽遺日閒供應發價平

買衙內食米俱從平湖載至取紡織諸具以

課家人又墾署中隙地種蔬以自給其節儉

淡泊類如此

一本邑田多賦重公至徵糧悉除重耗且立甘

限法于臨比時糧排甘限若干次卯完及其

半即宥之通計每限省火耗羨餘及行杖錢

諸費不啻數百緡也

一本官在任徵糧惟用勸諭間有不遵法者蒲

鞭示辱民皆樂其寬厚康熙十五年軍興旁

午時值夏月奉憲提取兵餉十萬兩羽檄嚴切公設法勸勉民戴公惠爭先輸納一月之內如數完解各憲深加優獎皆公平日至誠所感也

一本邑地不產米解北白糧及南米等俱買自隣境隨時議價浮派甚夥公悉除之照時價詳憲後米忽踊貴公俱捐俸賠補不以派民又從來所未有也

一本官留心學校顧瞻廟宇有圯漏處隨時增葺門外石闌壞或移石爲他用者公捐俸修之不動公帑庠士自糧案罣誤後鳴鳥幾聞陽鱗日盛至是憚公清介不敢干以私至後進孤寒文行兼優者一經簡拔終始培植一邑文風爲之丕振

一本官在任除命盜兩案外立限放告至十日始發遇審日危坐堂皇不動聲色輒以片言折之兩造有自求息者卽聽之去訟詞無筭牘無罰鍰直其情卽止有誣告者必痛懲訟

師有久不赴審者卽註銷差役屏迹不到鄉
一年之間健訟之風頓息

一本邑命詞多假往往飛陷四隣甚至延及數
里外富家公深察其害但拘訊壁隣稍涉隔
遠雖真命亦不輕連及

一本官在任日有貧人得罪富家以縣法尚輕
欲請憲牒治之公不許因批其詞尾曰富人
之體面固體而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後富
人懷其德當公解組輪助獨先云

一本邑有金氏女幼喪父母育于舅氏陳生家
稍長爲族人誘販于杭州入旗下功令入
旗必取本地官印結先是陳生具詞在縣公
見憲檄憶其名卽捐俸具文申請上臺重其
名卒歸之

一本官初下車卽嚴禁打降廉治一二渠魁餘
俱爲之革心向化自公在任四境之內無以
劫搶鬪毆詰告者

一本官在任年餘操絕一塵惠溢萬姓鄉間者

一 老相聚每述清德輒曰自建縣以來老眼未曾見并未曾聞每公事下鄉百姓焚香夾道壺漿跪迎咸稱之爲聖人

一本官以部議鐫級百姓聞之爲罷市三日奔控上臺乞留旣不得去位之日鄉城之民負老携幼充塞道路市中皆架枘結綵戶設香案檀旃之氣自辰達酉農人畀耕織具填塞關箱執瓣香携酒榼捧鞋者幾數萬人攀號之聲徹天觀者莫不流涕

一本官出署官物悉留內所携繩牀竹几破籠舊箱及書籍數扛皆公所自置者也又天性淡泊于滋味無所好勺酒不濡唇寡言笑罷官後獨坐寓樓所閱惟先儒理學諸書望其顏色充然勝居官時知其腴于道德者深矣

一本官盛德感人惠化及物自去任後四郊各鎮爭迎公位以祠之曰是我父母也香花夾道執事者無不莊敬童子相聚成羣剪紅紙書公銜置小兜上二童子舁之迎入塾中尤

見公之教澤及人老幼者深也

一本官治膠二載以實心行實政美不勝書郡邑新志皆立傳入名宦可攷又鄰封及本邑紳士惜公之去爭爲序記詩歌以送之合得數百篇彙成四卷名公歸集取幽風九罭章中語也

一本官解任甫期年薦舉博學鴻儒適洞庭席氏延公入都下帷教授未嘗輕事干謁一時名公卿爭來物色之公訖未先往尋丁外艱

歸不及與試朝論惜之

一本官奉父諱居泖濱破屋數椽負土營葬晷食三年惟以讀禮講學爲事隣邑負笈從游者甚衆總憲魏公象樞疏薦復職服闋踰年始赴補

一本官繼任直隸靈壽一如治嘉邑時在任七年化民以德朔望集紳衿耆老講聖諭諸條註鄉約直解梓行又于簿書之暇至學宮講書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以示諸生

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今所傳松陽講義是也又修靈壽縣志刻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一隅集皆盛行于世

一本官任靈壽時三被薦舉 上命九卿開列天下廉官公名與焉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上復命廷臣舉賢能官員入爲臺諫總憲陳公廷敬遂首薦公行取授御史在任一年條一奏建白皆有闢風紀

一本官兩次罷職家無儲蓄一如韋素時仍密授訓生徒立教必先行後文取六經四子性理小學諸書循循講貫卒之日猶與宗人講學抵暮無疾正席而逝

一本官平生爲學躬行實踐不以著書立言爲急其格言至論隨感而發因事而施必與程朱相左右于湯儒陰釋之學闢之甚力以爲必如是而是非明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也所著文集數卷刪補四書大全若干卷四書困勉錄問學錄等書藏于家

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爲千秋理學正宗等事據
本縣儒學牒呈前事內稱云云等情照驗施行
前來准此隨該本縣知縣周仁查看得故四川
道監察御史原任嘉定縣知縣陸隴其宣公
華胄當湖鼎族性稟端方學宗純正闢異端而
闡程朱之祕直接淵源飭躬行而勵顏閔之修
無慚衾影嚴取予于一介清且畏知晰義利于
幾微財無苟得恩威無我參聖學以作官箴動
靜有常本經術以飭吏治清廉律已衙齋聞機

魚堂文集附錄
六
杼之聲禮樂教人里巷浹弦歌之化庭空牒訴
治合無爲苔臥桁楊俗歸有恥兩年敷政士民
感全椒之恩一旦懸車父老痛陽城之哭及復
官靈壽清名益著于寰區迨晉秩烏臺正氣允
孚于殿陛仁人愛物學問奚慚用舍行藏聖賢
無媿所以生前遺愛久同召伯之棠迄今歿後
追思更切樂公之社故品其文學洵無忝于宮
牆而論其事功允宜享夫祀典崇之名宦寔愜
輿情今准牒呈前來相應詳請伏乞照詳施行

右申

本府

康熙三十二年八月

日知縣周仁

縣丞潘從哲

主簿王德興

典史于美

洪熙二十二年八月

江南蘇州府為千秋理學正宗等事據嘉定縣詳稱云云等情到府據此該本府看得故四川道監察御史原任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品自名賢裔由望族論其學術淵源則六百里之士風丕振咸知絳帳雲開五百載之經理重明共喜園橋日暖跡其節操清嚴則耗贈靡加小民咸樂于輸將暮知無愧刁姦自格于明允以故始也許謨籌畫庶九霄鳴鳳揚輝繼也正色立朝一角神羊肅紀本府因覽士庶之頌揚不盡為

采生平之行履果確乃洵堪標姓氏于史書委
無慚同俎豆于前哲者業經縣學申稱取具師
生里排各不扶同執結并備造事實籍冊現在
應否崇之名宦愜此輿情相應據申詳請伏乞
照詳施行

康熙三十二年九月

日知府盧騰龍

江南承宣布政使司爲千秋理學正宗等事據蘇
州府詳稱云云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看得故
四川道監察御史原任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
性行孤高才猷純備源尋宿海程朱之道學猶
存花滿河陽召杜之聲名奚愧飲一杯之白水
弊剔姦釐振兩袖之清風民安盜戢修學宮則
舊制重光課多士則文風丕變及晉秩烏臺敢
言盡職惠政弘施于當日猶傳墮淚之碑士民
思慕于今時共愛甘棠之樹允宜崇祀名宦以

愜輿情既經該府縣學結勘不扶造具事實冊
申送前來相應轉詳等因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宋 批

據詳故侍御原任嘉定縣令陸諱隴其清嚴一

介操凜四知理學得濂洛之宗傳撫字有龔黃

之遺愛既立言而立德亦正己以正人允愜輿

情如詳耐祭仍候

學院批示繳



學訓非示懸

訓收著撫祭外刻

之數變潤立言而立辭亦五言以五人穴淵與

介對稟四賦駐學背難谷之宗樹無半百羹黃

魁精姑許喻臥卦嘉安潔令對精謂其書韻一

隔階喻史宋 批

縣駐對對對昔軍緣滋無武寧善淑此大淋祭對寸

東宮講官提督江南等處學政右春坊右贊善兼翰

林院檢討許 批

據詳陸宦性醇學正行潔品端實踐躬行思希

曾閔存誠主敬力紹程朱矻矻潛修早懷後樂

先憂之志優優敷政悉本正誼明道之心不剛

不柔得乾坤之正氣有猷有守為宇宙之完人

既溫厚而和平惠流化洽亦澹泊而寧靜吏畏

民懷眾正所以交孚羣賢于焉推轂游登烏府

素履獨行遽返白雲百身莫贖在聞風猶將興

起矧遺愛自爾難忘固宜攀轅臥轍于當年更
思崇德報功于沒世斯誠秉彝之好詎同循例
之常既愜輿情有光大典如詳卽行該府縣迎
主入祠具報仍候

撫都院批示繳

蘇州府爲千秋理學等事奉

布政司張 信票開奉

撫都院宋 批該本司呈詳故四川道監察御史原

任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堪以入祀名宦緣由批

據詳故侍御原任嘉定縣令陸諱隴其云云等因

到司仰府奉此合就轉飭爲此仰縣官吏查照

憲批事理卽便遵照置主入祠聽候

學院批示到日另行飭知毋違須票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日

三魚堂文集附錄 崇祀錄

于

聖訓批示隆日足行均收其數於票

憲此專車唱外數照置主人師離別

隆日仰承奉此合疏轉為為此仰縹官吏查照

憲精效卦職原升嘉安縹令到 謹其云云等因

升嘉安縹收縹到 謹其其以入派各官緣由此

蘇州府為千秋理學等事奉 此等本后呈精效四川道監察御史原

亦知府憲 計票開奉

蘇州府為千秋理學等事奉

蘇州府為千秋理學等事奉

布政司張 信牌開理問所抄蒙

學院許 批據該所呈詳故四川道監察御史原任

嘉定縣知縣陸 隴其堪祀名宦緣由蒙批據詳

陸宦云云等因抄呈本司據此為查此案先經本

司詳奉

撫都院宋 批允業經轉行遵照置主入祠在案今

奉前批合再行知仰府即便照例置主迎送入祠

仍具文報司以憑轉報均無遲違等因奉此合再

轉行爲此仰縣官吏查照院批事理即便照例置
主迎送入祠具文申明以憑轉報毋違須牌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 日

嘉定縣爲千秋理學等事仰四班頭卽刻撥派全
副執事人役逐一伺候并着吹手小甲撥派細樂
隊鼓三班喚炮手鋪單夫禮生金鼓旗鋪兵轎夫
着一節保正鋪設名宦祠及挂紅綵門值茶等項
并各節保正傳諭搭綵逐一完備聽候于三月十
一日迎送
前任陸公木主人名宦祠配享崇祀毋違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

魚堂文集附錄 崇祀錄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

前升劉公木主人各官師酒亭崇祿錄

一日既登

我谷滿將五書齋恭錄一
善一請將五論若各官師
劉姓三聘與歐手論單夫
四將畢人對發一
憲次錄為下煉歷學準時
四進明岐繼飛全

維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三月朔己亥越十一日

已酉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周仁暨闔邑紳
袍貢監士民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

皇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前知嘉定縣事平湖
陸公之靈曰惟公鍾英吳會間氣篤生品端志
潔行修經明學優後仕正己正人出為廉吏入
作直臣名標

黼辰望重公卿道本鄒魯學紹周程著書垂訓玉振

金聲儒風丕振士行以興仕止以時寵辱弗驚
末流砥柱吾道干城去嚟雖久輿頌如新秉彝
同好遺愛難泯仁忝茲土景公儀型思繼肅規
俗美化行申祀馨宗俎豆維馨公其昭格鑒茲
悃誠尚饗

靈壽縣遺愛碑記

頃者天子採公卿言徵海內吏業之最聞者入補
侍御之職吾靈壽令當湖陸公被璽書入朝邑人士
不克留共勒石鏤狀而亭之五父衢庶一舉目而若
睹公而後其思稍慰焉靈邑介在瘠陋災祲頻仍歲
在己巳夏旱麥不登秋旱霜殺禾民間終歲勤動不
獲粟升斗相與剝樹刈草而食亦離野死者相屬公
爲疾首頻額以勞求於野亟繪災民之狀告救於郡
二千石及中丞以下鄰邑傳誦其牘者多至痛哭焉

所請格於上不憚再三卒守初議一天子俞所請下全蠲歲租之詔發帑金為賑於是公遍歷山谷旅宿不歸者閱月按邑之被災者為三等躬為部署而均之遠近帖服無復怨咨復為簡詞訟省文書懾姦宄蒐盜賊招流亡大約倣古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概靈邑數萬垂死之飢民一一從公恩勤鬻閔中特與以更生再造也他如興學課農減丁緩賦省刑恤孤繩姦飭胥葺淫整廢公聽斷罷追呼自昔書史所載仁心質行之君子所以推誠御物者公且博採而

兼收之蓋公賦仁智之性傳聖賢之學規畫措注一出於經術之正故能專劇肩難略不以利害奪其志也公之赴召也在庚午五月開新穀未登公所講荒政未及竟民之依公者方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木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而謀之父老解事者父老曰朝廷咨於九卿謀之宰相徵海內循良僅得如公者四人吾儕寧得遮留之公之入為臺諫言官也言行道亦行也聖天子必不以一邑之啼號而故漠視乎四海且吾邑之所未竟者公必有以處此矣

以是徘徊不能已共疏遺愛於碑且徐圖肖貌奉祠
以垂千百世之祀焉公名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
力學著書傳道統之正登庚戌進士兩舉廉在靈壽
日家人紡績以佐薪水其去也實不能具行李云

附 魏總憲叅劾疏

題爲吏治漸壞公道宜彰據事直陳以警將來事竊
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
一人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
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可共否也故孔子
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洵不
誣也 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
內外惟取賢良而督撫大臣受上之恩自當體 皇
上之心爲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

不宜舉貪酷者宜揭叅而不宜徇隱略指一二事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爲我皇上陳之如原任江南嘉定縣知縣陸隴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隴其守絕一塵才非四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撫疏稱隴其據汪標首告仇殺審明仇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詭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正以開報職名遲延部議

革職例之所在臣俱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爲羣僚作榜樣爲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爲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卽留以長養百姓雖該撫再疏奏稱隴其委係冰操不染一塵勵其素守策效將來部覆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爲之罷市去之日攀轅號哭執香遮道去之後家家戶祝比於父母乃行李一介而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劉鼎者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內全無才能叅罰至五十案其停陞及戴罪督催者

三十餘案降俸者四十餘級應追銀兩無完者二萬三千兩有奇應追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有奇此一官者溺職之極乃保陞蘇糧道該督撫從何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叅罰停陞之案而脫然陞去矣又如原任絳州知州曹廷兪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納員外因而酷以濟貪聽信衙蠹撥置將富民之妻王氏指稱私鹽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淫汚氏不允從羞憤自縊合州士民告伊貪縱惡蹟平陽知府李廷梅匿不揭報反

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和爲名將廷兪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現今公憤冤詞豎牌於州此一官貪惡之極竟不報巡撫糾叅而飄然颺去矣夫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耳况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官與貪官叅處同例盡職與溺職保薦無分豈 皇上勵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者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 皇上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切懇懇慮之也伏

乞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正則影直源
清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叅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
方而勵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緣為指陳事蹟字數
逾額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附 魏總憲舉廉疏 已未

題為遵諭舉廉以惜人才以勵官方事臣謬任風紀
不能激濁揚清每一撫心惶愧無地前隨諸臣之後
跪聽 上諭諄諄以用得其人為要以操守清正為
本又於本月初四日隨吏部滿漢諸臣面奏 上諭

更見進退黜陟務祈確當之盛心臣思用人者在知
人懲貪必先舉廉謹按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曰廉
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
大計冊開四柱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為先也人
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吏與忠臣孝
子節烈並重也邇來吏治不清貪以為能廉以為拙
雖風俗漸染寔由臣等不能表率所致今 天語既
宣之後砥礪名節者必當躍躍而興起其在 天語
未發之前謹守廉隅者亦未可泯泯而無聞也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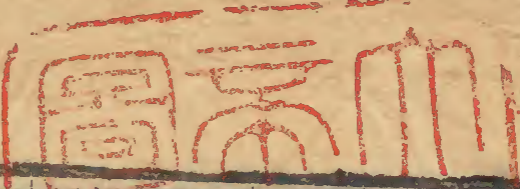


曰舉爾所知臣雖不才無所知識又曷敢後人之善以負我 皇上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哉除諸臣見在部院等衙門皆 聖心洞悉者臣不敢舉其在外各官已經會議令督撫將現任清正賢良者薦舉臣亦不必舉臣謹將侍郎以下素有清廉之名者滿漢得十人爲我 皇上陳之原任戶部侍郎雷虎滿州人老成慤直清名甚著臣在戶部時司官言及此人無不歎服臣雖未識其面嘗慕其人今請告在旗聞其年齒稍衰原任戶部侍郎班廸滿州人居官清正臣

曾共事二年又奉 旨查戶部各司見其恭念爲國復差江西臣不知因何事處分今降級隨旗上朝原任督捕侍郎達哈塔滿州進士清謹自守四壁蕭然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今京察降級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山東淄川縣進士性甘淡薄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告病在籍年過六旬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滿州人清謹自守家道甚貧素聞安靜之風兼有讀書之志今京察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運直隸南宮縣進士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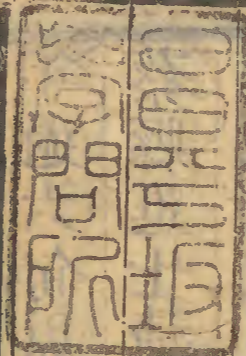
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
陞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講蕭惟豫
山東德州進士督學畿輔大著清名士子至今頌之
臣雖不識其面曾聞其人終養在籍原任湖廣布政
司未任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歷任部郎道
員臬司清操絕世才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
猶讀古不輟臣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左副都御史劉
鍵亦薦其操守清嚴一塵不染其回籍之日一馬一
僕而外了無長物真學行兼優之人係臣丙戌同榜

年過六旬原任直隸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河南上
蔡縣進士清操惠政深得民心有古循良風因誣誤
鐫級去之日老幼追送臨河尚不忍捨其愛戴如此
臣雖未識其面曾聞其人今保舉軍前候用原任江
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浙江平湖進士清操飲
冰愛民如子因誣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
市旣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一舟惟有圖書
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前薦舉博學到京臣有一
面之識今丁憂在籍以上十人有候補者有候用者



有告病者有終養者有降級者有革職者臣祇就平
 日之清操仰陳於座右俾天下曉然知此等清廉之
 人當世所輕者而朝廷特重之其曾任京官者原在
 器便之中擢一人而四方觀感其曾任外官者雖無
 起用之例褒字而千載光榮皆非臣之所敢必也
 若臣所舉非廉有違天下之公論臣自不敢辭咎矣

統祈 睿鑒施行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or marginal notes]

